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 
第九十九回 毛察院買罪酬金 楊尚書請旨提案

一從宦達賦歸田，便把聲名震市廛。雪逞霜威難忍耐，田園白占益堪憐！

且說海爺坐在堂上，發放已畢。左右抬出放告牌，海爺吩咐帶進三人訪犯進來。左右吆喝一聲，旗牌官將三犯帶進，跪在堂前。海爺開口道：「毛文奇，你做了一任察院，丁憂在家，應該閉戶守孝。如何出入衙門，包攬詞訟，詐害平民？本院奉旨先斬後奏，剪惡除奸。本當將你執法，姑念做個朝廷命官，待我請旨定奪。左右，帶去收監！」皂快、禁卒將毛察院上了刑具，押進監中。

海爺又叫傳帶李三公子跪下，喝道：「你既是官家公子，理該讀書向善，為何倚勢橫行，強奪人妻？左右，扯下重打四十，收監候斷。」

海爺又叫：「帶田文采上來！」旗牌押倒跪下。海爺道：「田文采，你不過一個土豪，納捐貢職，就敢倚富害民，種種不法！拿去重打四十收監！」又命：「帶貝飛虎上來！」飛虎伏在地下，不敢抬頭。海爺道：「貝飛虎，你這狗才，飲酒撒潑，非止一次。本院又親眼看見強奪人錢。左右，拿下重打四十，再行枷示！」飛虎道：「小人是謹守法度，並無搶奪人錢，求爺爺詳察。」海爺道：「你未奪人錢？抬起頭來，看本院是何人？」飛虎抬頭一看，這便是那日打倒的老漢，唬得半死，連連叩頭道：「小人該死！」海爺喝道：「扯下打四十！」又叫取一面大枷枷了，發在轅門示眾。

又叫：「帶店家王恩進來！」左右帶王恩跪下在地。海爺叫上案前道：「店主人抬起頭來，看本院是何人？」王恩抬頭一看，就是歇店老客，驚得呆了半晌，忙忙叩頭道：「小人有眼不識泰山，多有冒犯，求大人恕罪。」海爺道：「賢主人不要駭怕。前日本院跌傷，你與膏藥醫好。今特請你到來，要恩報你高誼。日後若有不法之人，你便來報。左右，取紅絹一匹，金花兩朵，美酒三杯，叫吹鼓手送他回去。」王恩領謝，一路上吹打回去。

海爺正要退堂，忽聞外面喧鬧，忙叫人出查。須臾回報道：「有一小孩喊叫遞呈，被衙役攔阻，故此喧鬧。」海爺道：「叫他進來，不要攔阻。」衙役帶進跪下。海爺在街上私訪已認得，故意喝道：「你這小孩兒，本院早已吩咐巡捕官收取狀詞，各人俱已遵令付交，你何得遲遲至今？又不理法，大膽喊叫！」

觀德哭訴道：「爺爺呵！小人為父申冤，捨命前來。方才只為告狀人多，把小人擠倒在地，因此來遲喊叫。」

海爺細想：我前日看這小廝啼哭訴冤，今日在台下又是這般形狀，必是冤枉。「左右，取他狀詞上來！」海爺從頭看過，乃問道：「你這小廝狀詞，敢是說謊麼？誰人主唆？」觀德道：「爺爺嚇！這是小人父親奇冤，自己代父伸冤，並無人主唆，此是實情。」海爺又問道：「這狀是誰寫的？」觀德道：「是小人親手寫的。爺爺若不信，等小人從頭背誦。」便將狀詞誦起，一字不差。海爺道：「你幾歲了？」觀德道：「小人一十三歲。」海爺道：「這也難得。既是冤枉，待我提案拘審便了。」

隨吩咐：「旗牌官過來，這周觀德是一個孝子，著你收養，不可輕慢。」旗牌官領命。海爺當堂發令箭，著中軍官速到太平府提取周文玉一千人犯，限十日內午堂聽審，不得有違。海爺發放完，吩咐退堂，不提。

再講毛文奇、李三公子、田文采，三人在監中相議道：「別個官兒還可央人說情，這海老頭兒是執法不撓的。聞得前日當堂許開飯店王恩，叫他察訪外面事情來報，這事有意作成他的。」

又聞與孝子郭文學甚是相得。莫若我們央他二人進去說情，諒可開恩。」二人道：「老先生此話不差，我們快去各尋門路。」

毛察院就叫人到王恩家求他進去說情，許他花銀五百兩，是要現交的。王恩道：「毛叔叔，那海爺是威嚴的，只怕不肯，若肯時就如此說罷。」

王恩便打扮起來，先到旗牌家，央他引進。旗牌即稟知海爺。海爺吩咐：「進來！」王恩直入私衙，跪下叩頭。海爺扶起問道：「你來何故？」王恩道：「前日大人吩咐小人的話，今日毛府有人來央我，求大人察放毛察院罪名，許送我白銀五百兩。小人進來問一聲，不知肯否？」

海爺笑道：「王恩，我肯是肯的。但你去對他說，一個察院，難道只值五百兩銀？方才郭文學翰林進來，與李公子、田貢生說情，許他一萬兩銀子，我就依他釋放。你對他說，難道倒不如他兩個？也要他一萬兩。我方肯釋放。」王恩聽了此話，把舌頭伸出寸半，不敢作聲。海爺道：「怎不答應？」王恩道：「小人想，此五百兩銀子，家中尚無處安放。」海爺道：「小廟鬼！不必多言，只去與他說罷。」

王恩忙忙跑回家中，與毛家人說要一萬兩。毛家人心中暗想：「家主原說與他一萬兩，我欺他小廟鬼，存起九千五百兩。」

他如今也要全數，只得盡數與他罷。」便說道：「王店主，若事妥時，便與你一萬兩。」王恩道：「既如此，速速挑銀。」

毛家人忙忙回家，兌准銀子，立即送到店中。王恩逐封點過收入，就去回覆海爺，把前情說了。海爺叫退回。

次日轅門三聲炮響，金鼓齊鳴。海爺升堂，命旗牌官監中調出毛、李、田三人聽審。海爺先叫毛文奇上來，罵道：「你身為風憲之官，就該安分守己，怎麼肆惡鄉鄰？本院奉旨先斬後奏，且把你發配邊衛，再行拜本奏聞。左右押出！」又叫：「調李公子、田文采上來！」二人跪在地下。海爺叫：「將二人拖下，每人打四十，發廣西充軍。」

海爺正在審斷，忽報聖旨到。海爺忙排香案跪接。欽差讀道：「皇帝詔曰：兵部楊一本奏稱，海瑞清廉正直，審判公平。」

今有山東登萊道一案，殺子盜婢事，周文桂盜婢從無實據，冤屈可疑。著卿立行訪究，審明復旨。欽哉，謝恩！」原來楊龍貴至京，得中狀元，便求父親昭雪周文桂之冤。聖旨讀了，海爺送天使回京，出令箭到山東登州府，調殺子盜婢一案正犯周文桂至南直聽審。

過了數日，太平府文書亦到，說大盜林三越獄逃走，只將現犯周文玉解轅門聽審。海爺對海洪道：「林三既脫逃，此案怎能審結？我必須親身察訪，你速速收拾包袱，明日與我微行。」

海洪便去收拾，不提。

且說袁阿狗、阿牛兄弟二人，自從獄中劫出林三之後，只在荒山藏躲。又搶得張氏大娘到山，那大娘守志潔貞，不肯與阿狗成親，阿狗把她囚在密室。後來阿牛又打劫一主大財，便將劉二姐搬回家中，買田置房，將姐姐周袁氏逐出外住，居然是個富翁模樣。不期天眼恢恢，惡人自有惡報。忽一夜，家中失火，燒得家財盡絕。他父親逃躲不及，燒死火中。阿牛依舊做狗偷鼠竊之事。

且說周張氏被阿狗拘禁密室，屢次覓死，又捨不得丈夫兒子。一日聞賊人下山搶劫，張氏想道：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

便把房門扭開，走出房外，見寨中無人，便由山後走下山去。

且幸無人攔阻，一路求乞度生，半饑半飽，來到上元縣地方。

路邊見一個神廟，張氏走近一看，頭門上當中站著一位尊神，赤發獠牙，三隻眼，金盔金甲，手執鋼鞭，十分怕人；兩邊列著馬、趙、溫、劉四元帥。張氏走到大殿，正中坐著玄天大帝，披髮仗劍，踏腳龜蛇；左手有執旗張大帝。右有捧劍鄧將軍。張氏跪倒塵埃，放聲大哭道：「聖帝呵！你金圈化身，威鎮三界，伏望神靈鑒察。我周張氏丈夫周文玉，苦守書香，安貧守分，為何被大盜林三無端陷害，受盡囹圄苦楚！妾周張氏，立行孝道，守志冰霜，又被袁阿牛搶劫上山，幸妾乘機逃走。至此伏望神明保佑，丈夫冤清枉雪，夫妻母子團圓！」張氏哭罷又訴，訴罷又哭。

不期這日海爺微行，正到廟中歇息，坐在階下。那張氏哭訴的話句句聽得明白，吃了一驚。便問道：「周家大娘，周文玉既是你丈夫，還有周觀德是你何人？」張氏見問，慌忙站起，問道：「老伯伯，周觀德是妾身兒子，半路分散，不知老伯在何處相

會？」海爺道：「那周觀德現在南京操江處告狀，娘子去會他便知。且問娘子，你說被劫上山，不知此山在何處？如今強盜還在山中否？」張氏道：「袁阿牛劫了一宗大財，帶同劉二姐搬回家中去了。只有袁阿狗、林三數人，還在山中居住。」

這山就是登萊交界地方，名叫荒山就是。」海爺道：「娘子既如此，速去南直尋你兒子，不日操江到任，包你冤仇雪洗。我今有碎銀十兩，贈你路中使用。」張氏接了銀子，千恩萬謝，出廟門而去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